

中西方造物思想在书籍装订上的体现

罗嵎

摘要：中西方文化对自然的认识有所不同，我国先民认为人应与自然和谐共生，确立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；西方先哲认为人与自然对立存在，建立了“天人相分”的思想。因此，中国传统造物活动顺应自然，追求自然生成的创造规律，而西方传统造物活动挑战自然，寻求改变自然的创造法则。两种不同的造物思想，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并通过传统书籍装订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，内容包括了装订材料、装订方法、装订工艺的各方面的差别和联系，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。

关键词：造物思想 装订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

中西方文化对自然的认识有所不同：我国先民认为自然是天、是道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当与自然和谐而共生，因此确立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；西方先哲则认为神、自然、人三者分离，人被神赋予理性和意志，是与自然对立存在的，这是一种“天人相分”的哲学思想。两种观念下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规则，中国传统造物师法自然、顺应自然，遵循自然生成的规律，而西方传统造物倾向于挑战自然、超越自然，追求创造自然的法则。

传统造物思想的差异体现在中西方书籍装订形式变化的现象中。书籍装订包含装帧和订制两部分内容，“装”指书籍的装帧装饰，“订”是将书页组装订制成本。中西方书籍有着殊途同归的历程，都经历了从卷轴向册页形制的改变。其间，中国出现了简策、卷轴装、经折装、旋风装、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等多种传统样式，西方也产生了卷轴、版牍、蜡版、皮纸札记簿、册页、平装本、精装本等若干样式。当代装帧艺术家杨永德说：“装订形式的不断变化是一个文化现象。”他认为只有“从‘天人合一’的观念去分析装订形式的演变，才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书籍装帧的真正内涵”。因此，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去比较中西方传统书籍装订的现象，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文化交流的本质。

一、装订材料的比较

书籍的设计制作直接面临纸张和材料的选择。通常认为装订形式首先受到材料的限制，其次才是社会经济、文化传统及制作方法等因素的影响。虽然中西方传统书籍都经历了从卷轴到册页的变化，选择的载体材料却完全不同，那么，这些形式的变化是否与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呢？

中国传统造书一般是对自然材料直接汲取、拣选或改良，这些自然材料并没有严格的地域限制，很容易就能找到。如开采自然生长的竹子或木材制成“竹简”或“木简”，养殖蚕桑织丝制成帛书，提炼植物纤维造纸做成卷子与册页。由于“缣贵而简重”，纸最终成为最适合的制书材料。据说纸是古代劳动妇女漂洗棉絮时不经意发明的，几经改良，到了蔡伦时代，以树皮和麻头等植物纤维为原料开始了大规模的制作。纸的制造主要依赖于手工技艺，大致有四道工序，一是原料分离，用沤浸或蒸煮的方式使原料分散成纤维状；二是打浆，用切割或捶捣的方法切碎纤维，使其化为纸浆；三是抄造，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，倒在篾席上去水，形成薄薄的湿纸；四是干燥，即把湿纸晒干揭下就成为纸张。传统造纸工场一般选在依山傍水之地，依山易得材料、薪炭，傍水则易沤煮、洗荡。虽因原料、时间、地点有所不同，但传统纸张的生产方式千百年来都依赖于自然。

西方传统制书材料同样取于自然，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很特殊植物——纸莎草，又叫纸草（papyrus），它们仅在尼罗河谷地生长，受到地域、产量问题的制约。当埃及被东罗马帝国管辖后，纸草价格暴涨，欧洲开始使用羊皮或小牛皮制书，称为皮纸（parchment）。皮纸生产需要复杂的工艺：“处理皮纸的关键，是在脱毛过程中，同时完成拉伸和晾干，此过程的关键是产生特殊的改变，与制造皮革完全不同。”这些改变有“通过拉伸而造成表皮纤维网的重组”“将生皮中的液体成分脱水，使之变成一种坚硬、胶状的粘稠物，从而将此种新的、高度拉伸的纤维网形式永久固定。”与此同时，“清洗和磨平皮里的任何工艺，或者处理最终生产出的皮纸厚度的工艺，可以着手进行，用半月形的尖刀处理皮革的皮里。”经过这套繁琐工艺制成的皮纸，能够保持千年而完好无损，还可以打磨后反复使用。进入中世纪，皮纸的需求量和供应量持续增加，西方各国不断扩大皮纸生产规模，到4世纪时最终取代纸草，成为最基本的制书材料。皮纸不拘何地都可制造，超越了对自然地域的直接依赖，不过，与中国发明的纤薄轻巧的植物性纸张相比，皮纸仍然太厚重，折叠起来不服帖有折痕，工艺也过于复杂了。

从竹木到丝绸，再到纸张，中国造书材料一直是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，选取当地最便宜的自然产



图1 埃及最古老的纸莎草文献（局部），距今约4500年



图2 德国皮纸制造工，1568年

物，也不会刻意改变自然物生长的规律。西方的纸草本身是非常特殊的植物，必然受到产量和地域的限制，而皮纸的生产已经极大改变了兽皮的自然属性，是一种技术与科学结合的创造性产品，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超越自然的。因此，英国纸学家罗伯茨认为的“书籍的形制（卷子本或册子本）与书写材料（纸草还是兽皮），并无绝对的关联”。既然西方的书籍形式并没有被材料所限制，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国纸张这种顺应自然的产物，并以极大的科学热情投入各种创造性的科技改良中，使东西方书籍在制作材料上达到了统一。

二、装订方法的比较

书籍阅读是一个翻开来、合起来的动态行为。书籍的制作过程就像是在构建一个由开到合的立体空间。合，是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核心，这是东方世界一种普遍的传统思想，印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、韩国都是这种思想。印度的“梵我一如”和“天人合一”有相同的含义。从书籍装订的历史来看，源于古印度贝叶经的梵莢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装订形式之一，它的基本制作方法是用绳子把单页纸中间穿孔后串起来，当书合上时，多余的麻绳一道道缠绕住前后书板，用以保护书页，这正体现了一种“合”的造物观念。梵莢装同时影响了东西方传统装订形式，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僧侣通过

阿富汗把这个装订方法带到了中国，同时期，类似的技术也被传到了古埃及。

中国传统造书中“合”的思想贯穿始终，书籍是对页面编连成册的行为，“编”是简策的装订方法，卷、折、粘、缝的方法延续了“编”的方法，都是为了构建一种和谐、统一、连续合起来的阅读空间。杨永德认为“编”体现出“天人合一”中“以人为本”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思想，同样，用“卷”的行为展开页面，再合拢页面，用绳缠绕固定为一体，这一过程也是合的思想的体现。“折”是从卷到缝的中间环节，是对卷的形态的突破，推动了书籍向册页发展。杨永德认为“折”是中国书籍装订的一个创举，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中由孔子奠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模式所形成的实用理论。折的行为，使书籍从平面走向立体，折叠产生的经折装，至今仍是书籍设计偏爱的样式，它用折叠的方式分开长卷为若干段页面，前后两端与封面粘连，合起来精致狭小，展开却连绵不绝。随后，旋风装改革了经折装，分割开页面，而一端仍粘合于长卷之上，不使单页松散。接下来，蝴蝶装、包背装，用折、粘的方式把单页按顺序粘连在一起，使空白页、书衣、内文等和谐有序，这时中国的册页书开始形成。线装是册页书最先进的装订方法，也是中国古代书籍最进步的装订形式，线装中和了页面诸多元素，改革页面的连缀方式，把所有页面叠在一起整体打孔

穿线，一气呵成，表现了造物活动的连贯性和整体性，达到和谐物我的境界。

西方传统书籍也经历了从编到卷、折、缝的编连成册过程，折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完善实施，没有发挥连接“卷”和“缝”的过渡功能，书籍直接从卷轴走向了册页，这也许是“天人相分”的思想在装订上的又一种表现。自梵莢传入西方，古埃及人用这种装订方式汇编祭司文书，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则模仿这个样式，去掉内页用纸，把两块以上的扁平木板，或用夹子夹住，或用契缝穿过钻孔来固定，制成了版牍（writing tablets）。这个时期较长的文本以卷轴的形式书写在纸草或皮纸上，西方古代标准的书籍形式“卷子”（scroll）出现了。“卷”的形式在西方古代书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，单卷和双卷轴两种形式并存，双轴形式在中国并不常见，阅读起来更为方便，算是对合的一种突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或许是因为纸草脆而不好折，皮纸折叠起来也不美观，西方人放弃了对折的多重实验，找到了更适合的缝线方式。公元1世纪，古罗马人将卷轴直接改制成册页，他们把数叶纸草或皮纸叠在一起，中间对折，在折缝之处固定、装订，再加上封皮，称作“册子本”（codex）。随后，封面与页面的制作也分别进行。5世纪开始，西方书籍装订开制作硬的封面，硬壳是木板做内衬，再用皮革覆盖。书页由皮纸折叠而成，用结实的绳子缝在一起，



图3 大般若涅槃经疏，卷轴装，民国叶恭綽重装本

连接到木板上，成为早期的精装本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经历了编、卷、折、粘的装订行为，东西方传统书籍装订最终统一为线装的形式，不过中式线装和西式线装方式是有明显区别的，中国线装书把所有页面叠在一起装订，统一打眼、统一穿针，针一般从第二眼走起，一气呵成，走线绝不重叠和反复，打结处回归第一处针眼，藏起线头，使装订行为达到周而复始的“合”效果。西式线装则是把单个页面折叠成若干组，再重叠在一起，从背部的书脊上预先打眼，再从每一页或每一帧穿针走线，去链接下一组页面，链接时绕线打结固定，再回归原点，完成了“从分到合”的变化过程。

三、装订工艺的比较

书籍装订既有实用功能，又体现装饰特征。中西方书籍在经历了从卷轴到册页的演变后，对装订提出了美学要求，装订最终成为一门艺术。中式传统装订质朴素雅，重视保护功能而不重视装饰。西方传统装订精致华丽，既重视保护功能又强调美化装饰。

中国书籍装订对名贵材料的使用比较内敛，追求低调的奢华，不喜金银外露。如卷轴装覆背用锦，经折装、册页装多用织锦面板或高级木板，函套一般用布或锦。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《藏书纪要》中指出当时装订的原则：一是反对浮夸的包装，装订款式要符合文人“雅”的审美标准。二是书面题签对纸质、纸色要慎重选择，认为“自制古色纸更佳”。三是函套需要真宋锦，其次是旧锦、旧刻丝，不得已才用细花雅色的上好宫锦。即使传统中式装订的高端规格从“护帙”转为“饰观”时也不敢大肆奢华，仅仅是“用楠木做书箱，重装本，织锦面板，红木镶边，手题书签，名人题记，题跋，保持天然木纹质地”而已。其实，中国书籍也有镶嵌珠玉的案例，但是多出自内府，主要装饰材料仍然是天然木材和珠玉，而且这类奢华装订数量很少，民间偶然一见，只是一些特例。

西方传统装订工艺在材料使用上大胆外露，在装饰上彰显个性，在工艺上精益求精。特别是基督教的兴起，书籍的影响和重要性日渐显现，被视为神圣宝贵的物品。此时产生了豪华的装订本，这些西式书籍上有立体的浮雕、镶嵌的贝壳与玛瑙。



图4 蜀石经毛诗残本，经折装，清黄丕烈重装本



图5 进瓜记·江流记，线装，内府装池本

在技艺上也是五花八门，最主要的工艺是压印和烫金，制作时用带有图案的金属工具在皮革上压印出花纹，有些仅仅是素压花，有些继续在花纹上进行烫金。而且，人们不单纯注意书籍外表的装饰，也重视坚固的缝纫和高质量的手工，把材料、纹饰和工艺结合在一起，使书籍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。许多大师级的工匠制作出美轮美奂的精品，被富人们竞相珍藏。

中西方传统书籍装订形式的不同，归根结底是文化思想的差异，是设计思维的相对。中国的思维是定向的、纵向思维，不提倡变化。而西方的思维是逆向的、横向的思维，强调个性和变化。因此，中国古代书籍更倾向古朴雅致的工艺，西方古典书籍更喜爱繁复奢华的设计。

四、结语

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规则，中国传统造物师法自然、顺应自然，遵循自然生成的规律，而西方传统造物倾向于挑战自然、超越自然，追求创造自然的法则。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很难说哪种思想更优越。当西方征服自然的信念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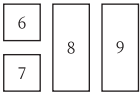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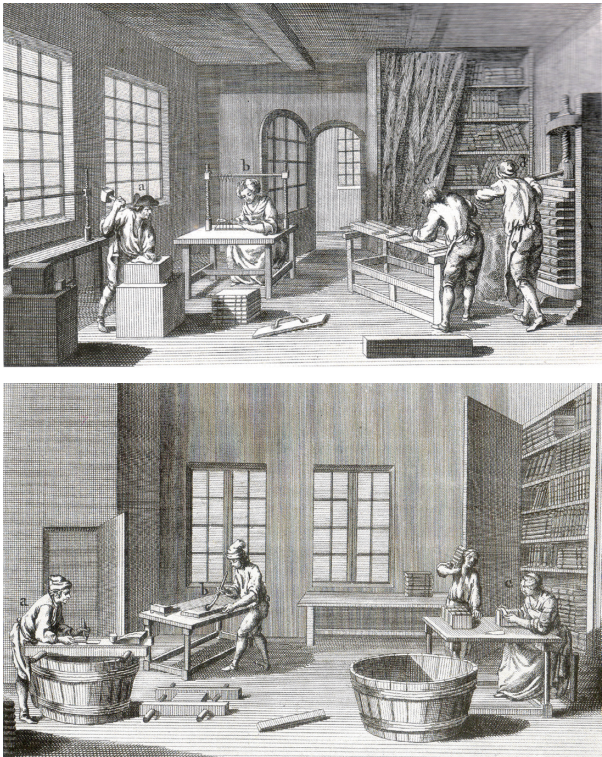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18世纪装帧工坊插图,制书前期工序
缝书、装裱、压印、加工润饰

图7 18世纪装帧工坊插图,制书后期工序
润饰、烫金

图8 带有烫金徽标和纹章的书,
德国, 1710-1730 年

图9 13-16 世纪流行的时间之书,封面镀
银,部分镀金和镶嵌搪瓷,带有插图的豪
华装,法国,16 世纪

现在对科学技术的痴迷上,丰富的科技成果就造福了人类。无数新型材料被研发出来用作书的载体,最新的装订工艺被广泛应用,当代的书籍形式已经越来越趋于相同,东西文化的融合最终将消除书籍制造的界限。

但西方征服自然的步伐又走得太快,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违背自然的处事方式将产生更多的弊端。今天,中国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同,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。还是从一个装订的小事说起,中西方装订书籍从结“绳”开始,通过卷、折、粘、缝等不同阶段,又回到用“绳”(线)编连的初始,绳和线的区别在于粗细,可以是自然的提取物,如麻、丝、皮,也可以是类似的合成织物。就连这个小小的书籍编连物也完成了一个从自然到自然的轮回,那么,东西方文化也将在这里再一次融合。

参考文献

[1] 杨永德,蒋洁.中国书籍装帧4000年艺术史.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3.

[2] (英)大卫·皮尔森.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:超越文本的书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9.

[3] 代福平.中西设计文化中的造物观比较.创意与设计,2016(04).

[4] (英)C.H. 罗伯茨、T.C. 斯基特.册子本起源考.高峰枫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5.

[5] (西班牙)乔瑟普坎伯拉斯 著.欧洲古典装帧工艺.于宥均译.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5.

[6] 龚群子.浅析中西方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
系.决策与信息(下旬刊),2013(05).

[基金项目: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《东西方书籍装订术的传播与适应》,16YJA760024;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带头人高端研修资助项目,2019GRFX096]

(罗崛,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)